

一群80后聋人大学生的追梦路

走进手语世界，听那无声的歌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诗人将“和谐”作为主旋律，而这样的旋律也是一群80后聋人大学生始终追寻的“平衡”。虽然伴着“听障”这样的记号，但他们依然相信，他们会用无声的方式书写出无声的歌。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陈玲琳教授手语语法。

本版受访者供图

1 阅读，让我对整个世界都是开放的

因是聋人，在经历了听障带来的周折后，盛焕决定同几位应技大特教班的校友一起创办属于自己的公司。加上她自己，团队共有六名核心成员。与盛焕见面时，她正召集其中的两位核心成员陈玲琳、俞铮商讨新公司的装修进度。她用微信告诉记者，她希望与团队尽快地落实新办公，期待新年有个新开始。

盛焕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极强，她没有记者想象中聋人语句语法混乱、词不达意、沟通困难的状况。她告诉记者，这是她母亲从小就要求她阅读大量中外名著的成果。“父母与我的交流方式均采用笔谈，也大大锻炼了她的写作能力。我父母告诉我，听障人士完全可以通过加强阅读能力来弥补听力的缺陷，从而提高写作能力和逻辑思辨能力。毕竟手语有一定的局限性。手语的语法与汉语语法体系迥异，难以完全照搬。”

因父亲的工作调动，在2000年，盛焕开始了新加坡的初中生活。在母亲的帮助下，仅花了半年时间就迅速掌握了相等于中国高中生水平的

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以至于我在次年得以顺利进入实行聋生随班就读的普通中学念书，之后在两年内始终名列年级前五。”

从新加坡的两年初中到上海的四年高中，在这六年里，盛焕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阅读。“古今中外，诗词歌赋，我都广为涉猎。金庸古龙的小说翻了个遍，也沉迷于《罪与罚》、《百年孤独》这样的名著，尤其是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最迷惑的青春带给了我无限的精神力量。”盛焕说她最难忘的就是和同学一道跑去新加坡国立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的那段阅读时光。

2003年9月，盛焕回国念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学校根据她的情况，特别允许她免修语文课和英语课。而她依然延续好习惯，将更多的时间倾注到课外阅读上，“厚积薄发。或许我多年后记不得读过的书的内容，但那些书的灵魂已渗入到我的心灵深处，构成了我整个精神世界。而阅读这个习惯也伴随我，让我受益无穷，确保了我对整个世界是持续开放的。”

2 无声的文化，沟通的桥梁

盛焕告诉记者，能顺利地在新加坡随班就读且成绩优秀，一是有赖于长期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好习惯，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功底，二是有赖于新加坡学校的支持系统，配备了专业的手语翻译。

“新加坡有两所招收聋人随班就读的普通中学。在学校内有一个资源支持中心，中心有4至6名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学校在编教师担任，教师成员有聋人也有健全人。”盛焕对新加坡的两年初中生活记忆犹新，她清晰地记得刚去新加坡学习美国手语的那段时间。“资源支持中心有手语翻译，也有心理咨询师。对于中国聋人学生而言，英语能力可能处于劣

势，在申请支持后，中心会根据需求配备专业人员每天为你辅导一小时，对新加坡聋人学生亦也如此，确保每一个聋人学生不会落下进度，这是新加坡实行随班就读的重要配套。”在盛焕看来，这样的支持系统，无论对于她在国外的过渡时期还是今后国内的学习与就业，都起着积极的发酵作用。

“手语是一种聋人语言、是一种聋人文化。从小对于这样的文化认同，让我觉得我无异于健全人。”乐观开朗的盛焕积极地面对社会，身边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聋人、健听人朋友，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随手执梦”的伙伴们——陈玲琳、苏少波、俞铮。

3 听障者也是公益人

“随手执梦”是2010年初，聋人苏少波参与创办的公益组织。“偶然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健听人对着课本背手语，感触其实有很多人喜欢手语。”经交流，苏少波得知这位健听人在手语学校学习过，但令苏少波困惑的是，即使是在学校公认手语学得最好，还取得了中级证书的学生，还是无法和聋人沟通。

苏少波于是与同学陈伟亮讨论后尝试在豆瓣上召集公众学习手语，并从班里找了大部分聋人同学轮流做手语老师，又从其他手语学校吸收一些手语不错的听人协助，以免授课的形式帮助更多人学习手语。这个聋健合作的公益模式催生了中国第一个聋人主导、听人协作的公益组织——随手执梦手语文化中心。苏少波和陈伟亮创立的公益模式，五年来已被国内各地的手语培训组织复制并推广。

苏少波在应技大的校友俞铮和

侯亮，是随手执梦的元老级标兵了，五年来一直扎根在一线手语教学岗位上。每周六的闽北图书馆都有他们的身影。每次上课，他们先在白板上写下手语词汇和句型，认真地打出手语给学员看，甚至手把手帮学员调整手势。一些学员手语水平突飞猛进，不出一年已能与聋人流利对话。热情开朗的俞铮被学员亲切地称为“蛋挞”，帅气的侯亮被学员爱称为“鞋鼠”。五年间，随手执梦已辅导了约五千人次的手语课。

“随手执梦志愿者当中，不分聋人不分听人，为聋健共融的愿景走到一起。有些志愿者牺牲周末休息时间，前往课堂，义务做手语老师或手语助教，手把手教学员们学习手语。这些志愿者模糊了聋健群体的边界。”负责志愿者管理的俞铮告诉记者，志愿者团队从最初的60人已经扩大至200人了，而这个团队的人数还在增加。

4 寻找最佳桥梁“CODA”

“随手执梦”的公益模式在得到了校友盛焕、陈玲琳、俞铮、侯亮的认同后，他们先后加入了团队，并有了创办社会企业的想法。陈玲琳去年9月从韩国拿撒勒大学取得国际手语翻译学硕士学位，回国接任为随手执梦理事长。“这几年，有聋人进也有聋人出。我也一样，2012年参与随手执梦，后又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有创办公益组织的想法，于是6个人一拍即合。”在陈玲琳的努力下，三年前的管理层成员陆续回归随手执梦，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合伙人团队。

对于职能分工，每个核心成员都有一张工作清单——苏少波负责随梦总体战略规划，陈玲琳负责手语项

目运营和策划，盛焕负责旗下的啱啱创意品牌的业务承接与设计工作，俞铮负责手语培训的志愿者管理……“苏少波是画饼的、盛焕是烧饼的、每个合伙人是加料的！”陈玲琳很形象地打着比喻说明各自的团队角色，“当然我们还在寻找最佳的沟通桥梁——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

苏少波认为，CODA是手语真正的需要者。“CODA懂得健全人和聋人之间的文化和心理，但是很少有CODA愿意学手语，甚至表明自己是CODA。”陈玲琳认为可能是他们的自卑心理在作怪。而苏少波坚持认为，根据他多年的教学经验，CODA是最需要手语者，也是聋人与健全人沟通的最佳桥梁。



“随手执梦”团队讨论课程规划。

5 “我的相信”，你听到了吗？

“随手执梦”的六人都是聋人，他们之间关系十分默契，在聋青技时就已相熟。俞铮很开朗，说六个人都是80后，都是学艺术设计的，因此有着共同的属性和价值观。

在生活中他们发现，周边的听障者重度依赖聋校和聋人社区，与主流社会游离轨迹。而他们在国外游学或参访的过程中发现，国际多元化的教育课程设计、社会聋人支持系统配套完备、聋健共融的活动丰富多彩。“随手执梦寻求变革，继续推广手语文化，以多种方式来解决聋健沟通的困境，改善聋健融合问题。”2011年他们开始参与到聋人的公益宣传片中，试图通过视频的传播，发出残障人士的声音。

第一部公益宣传片《沟通·爱·尊重》问世后，2015年，睽违四年的第二部宣传片《我相信》获得了更好的反响与评价。策划者、导演，也是合伙人团

队成员之一的王凯表示，很多公益片往往从一个人的弱点出发，唤起众人的同情，藉此来呼唤大家的关注和关爱。而随手执梦拍这个片子，则是希望以平凡的视角，以自身的强大来引起别人的尊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摒弃所谓的弱者的刻板印象，改之以自爱自重的正能量来影响周围人群，如此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最近的苏少波、陈玲琳、盛焕、俞铮正为2016年“嗨友记”手语情景喜剧而忙碌。苏少波透露，“目前情景剧的第一集集集已经举办了三场内部试映会。不少人共同关心询问第二集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苏少波表示为了商业秘密还是神秘一些比较好，“希望通过情景剧不持主观的立场表达我们对聋健种种问题的诉求以及所倡导正面的社会价值观，也希望聋人能自我增能，活出自我。”